

周  
易  
宗  
義

周易宗義卷五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下經

咸

三

三

恒

三

三

艮上

傳

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以上經首乾坤下

經首咸恒也

建安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爲象而婚姻之道成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爲象而居室之倫正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後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悖矣雲峯胡氏曰天地定位欲其分故乾坤分爲二卦山澤通氣欲其合故咸恒合爲一體又易八純卦六爻皆不應否泰咸恒損益既木濟六爻皆應否泰天地相應故居上篇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咸損恒益既未濟男女相應故居下篇上經彖辭不言  
女下經家人利女貞婚勿用取女漸女歸占多言婚姻  
之事而首  
於咸見之

陸庸成曰貞者二卦之權輿也貞於感貴以無心而爲  
感貞於久貴以立心而爲恒然二卦之象皆有完義而  
二卦六爻皆无全德何也咸惟其虛不虛則不能受諸  
爻各執一以爲感故意必固我之私結而爲志志者虛  
之忌也曰志在外曰志在隨人曰志末是也獨于初三  
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幾無貞矣故特于四爻示之以  
貞四當心之處也恒惟其方舍方則無以立諸爻各隨  
地以爲性故欲速遷就之私似貞而實非似貞者方之

忌也。曰貞凶。曰貞吝。曰貞婦人吉是也。獨於初三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無以求貞矣。故特於二爻示之以久中。見因中可求正也。二卦爻之最善者。僅得无悔悔亡而已。然悔亡愈於无悔。咸四爻之悔亡非爻之有也。

隆山李氏曰。咸恒二卦其象甚善。而六爻之義鮮有全吉者。蓋以爻而配六位。則陰陽得失承乘比應之理。又各不同。故也。所謂不同。以咸取周偏。恒取專一。而有不如其皆徧。如其專一。若卦體者。卽未善也。此六爻之義也。

趙汝楳曰。山澤氣通。彼此交感。故卦名咸。爻象皆近。取

諸身感之至真莫若身意之所欲言而喻咸以止爲感者也爻之吉凶皆係於止其取人身爲象則各因其位不當如它卦言位應蓋拇與心腓與晦股與輔在人身皆不胥應故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卦以艮男下兌女陽下陰而陰從陽一感一應故爲咸咸者感也上下交相感應豈不亨通然非可以不正感也此卦男女皆正故取利貞而事之貞者莫如取女取女大事於感通尤切故又曰取女吉謂感之貞如取女然則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丘建安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爲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感故感去心而爲咸咸皆也惟无容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

王伯厚曰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兌之說無言說以誠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其說深矣

姚鳳梧曰感字便對著應字無應亦不爲感故曰交感也所謂有感斯有應有應復爲感是也造化物理皆然盧中菴曰柔上剛下本卦體也二氣感應則據卦體而申其具有感應之理也陽降以感夫陰而陰應之以與夫陽陰升以感夫陽而陽應之以與夫陰是二氣感應自然之妙也止而說艮止而兌說也止則不隨欲動以止行說則不爲邪諂不失其正所以利貞男女之情少者最切男先於女然後女應於男感應之誠无踰此所以取女吉

楊敬仲曰旣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非止與

說離而爲二止與說合而爲一也如水鑑之萬象水嘗  
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  
哉止說之道乎 唐疑菴曰艮剛之下柔也似乎感矣  
下之以止是感而無感也兌柔之上也似乎應矣說之  
以止是應而無應也感而無感應而無應是感應萬變  
而明鏡止水之體未嘗失也此無心之感所以爲正也  
經繹曰無心之心不動於欲故咸止而說惟咸无心故  
六爻言咸拇咸腓咸股咸脢咸輔頰舌不言咸其心深  
夫

程敬承曰卦德止而說止字重感主於說止而後不妄



說也。以止行說，卽此是中節而和，卽此是平。感之所以能感，惟和平耳。和平者，人心之同也。天地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感人心，卽以和平感。而天下自以和平應之。天地位萬物育。夫非和平所感通者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誠也。對僞言也。以止行說，所謂以誠感者，天地萬物之真機，惟是矣。卦中曰：虛曰貞，曰居曰順，曰光大，皆情之類也。張中溪曰：情者感而遂通者也。此感之妙也。

洪覺山曰：感何以見其情也？見其一氣之爲流通也。見其一氣之爲流通而必以正也。見其以正流通於天地。

萬物間而實不可已也其不可已者无可見也程子所謂默而觀之斯見之矣

敬承又曰天地感乃二氣自相感感以無心者也聖人感人心亦非有意於感空空洞洞之中自成一段冲然蕩然之體自然薰得人心恬愉夷易而世道和平矣使有意於感感非其正便自不和平天下何以和平天地之情亦天地相感之情不復謂與物感也 吳一源曰六爻陰陽相應也爻詞則以求應爲戒何居益陰陽相應正也心係於所應則心爲憧憧而所應爲朋從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傳澤性潤下山性受潤澤在山上二物之氣相感通也  
元俞琰云山澤之氣相通以其虛也夫人中虛則能受  
實則不能入矣程傳虛中者无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  
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  
也 孫氏曰惟虛然後和平而得天地萬物之情寂然  
不動所謂虛也廓然太公所謂虛也內外兩忘所謂虛  
也 汪咸池曰無我固虛有主則實咸主中虛孚主中  
實虛非淪於無者故曰虛者實之因實者虛之根虛而  
實實而虛者感之門 陸庸成曰彖傳言感象傳言受  
感非將迎受非留滯何也常虛之體我不能不與物接

聽其自往。感亦因應也。物不能不與我接。順其自來。受亦感通也。虛故止。隨感隨受。故說居止也。順乃所以居止也。順事物之來以爲往。非惡動求靜。而後爲居也。艮體爲止。止宜居。而二失之。兌體爲說。說宜感。而五失之。六爻大意。質卿曰。六爻皆主於感人者也。而皆未足以感人。如咸拇則微心。鳥足以動衆。咸腓則躁動。何足以一人。咸股則隨人之意多。爾思則憧憧之念甚。咸其脢則執而弗通也。輔頰舌則妄而无實矣。此无他。感以虛爲妙用。而自拇以上則皆實之感。以通爲極。則而自咸拇以上則皆窒之。故曰觀其彖思過半。

蘇紫溪曰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止於朋從則非虛志何可無而未而外而隨人則非虛極而言之天地以虛感物聖人以虛而感人心三才之道盡於是矣

初六咸其拇彖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彭山曰咸以靜爲體六陰當卦之初在止體之下宜靜者也而與四相應卽先有所感故爲咸其拇之象象曰志在外也未感而志先馳於外非所以立靜虛之體也孔疏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故不言吉凶以其欲動未動本實未

傷於靜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陰柔不能待感而先動象咸其腓而凶亦戒詞也然本體良能止其所又二處得其位情不違中能居則身安而腓不動可以易凶而吉王註陰而爲居順之道也不躁而居順不害也二五正應非戒其不感欲感而後應不可躁也張幼子曰咸良皆取身爲象良腓不言吉凶咸腓則曰凶者躁動故也居卽良其腓矣良言隨在二二腓隨三之限而止也咸言隨在三三股隨下之足而動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傳九三與上六應上居說極三感而從之不能自主隨人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惟隨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程敬承曰卦德止而說三爲艮主何以感於所說而隨也止體之終止極則偏而爲執執其隨猶云守定一箇隨人耳隨者柔道也三陽剛而亦不處所執者下失陽剛之德也質卿曰安身而動所謂處也卽二之所謂居也二不能居三亦不能居居之卽吉矣故三之不處猶

二之不處既曰感其股卽是隨矣又曰執其隨者重在  
執字其志甘於是而安之不疑執之不變誠由其不中  
而心有所繫故也 洪覺山曰謂爲在下初二所拘執  
亦可

九四貞吉悔亾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亾未感  
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楊龜山曰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已獨不言心  
者正見感之不可以有心也蓋有心感物其應必狹惟  
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焉夫心猶鏡也居其  
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



形其照幾何 洪覺山曰貞往來皆定之謂往來夫何  
害所害者有感而憧憧耳憧憧爾思則思之所及者朋  
則從之其思之所不及者非四之所能感亦非四之所  
能忘四之不忘生于思朋之不忘生於從如曰得朋曰  
朋來曰朋盍簪皆出無思以得則非朋從矣 朱晦翁  
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着憧憧  
了便是私意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蓋感  
應自有個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又云往來憧憧只是  
著一個忙迫的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便要來  
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個忙

唐凝菴曰：憧字從心，從童。曰：憧憧，蒙昧未明之貌。卽象之未光大也。惟其蒙昧未明，故營營擾擾，心無定主，卽往而將復來而迎，故曰憧憧往來。楊誠齋曰：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成光大之德哉！天下何思何慮，此之謂也。

程敬承曰：光大原是虛體，太空中无所不照，无所不容。其自往自來，於吾何有，而何必憧憧思慮爲憧憧者。虛之障而塞感之門也。故曰未光大如稿其心以成虛抑末矣。

唐凝菴曰：心之官本思，惟心體未明，則其覺性皆發而

爲思一涉于思則散亂紛飛勢所必至矣習靜之人每苦于此故有隨時起照之說終非端本澄源之謂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子夏云在脊曰脢諸爻象拇象股象心皆戒其感於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爻動而無靜五靜而無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無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初曰志在外三曰志在隨人五雖无私係不能感物其志如此亦末矣孔疏末猶淺也感以心爲深也唐凝菴曰悔生於動不動復何悔乎故直曰无悔此其特志抑末矣何也天地聖人不容廢感正以天地

萬物之情由感而見而吾之所以通天地萬物者非此不可也奈何徒取神明活物一切執縛以求定而失其本體之正乎告子之不動心病正在此

程敬承曰如艮背則爲靜得其所而心可通於天下矣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胡雲峯曰感宜靜不宜動以心志感人狹矣況動以口乎感以言非矣況無實乎童景孟云咸之諸爻曰拇曰腓曰股曰脢取象各以其一上六曰輔曰頰曰舌取象獨以其三其惡佞也深故取類也徧約說曰上以口舌感三以隨應不誠甚矣

蘇子瞻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于身乎  
身忘而後神存是故拇屨腓行心慮口言六職竝舉而  
式不知忘也見其咸而不見其所以咸也見其所以咸  
非全德也神不存也是故爻主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  
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何也咸拇者不忘拇咸  
腓者不忘腓咸脣者不忘脣咸口舌者不忘口舌也又  
曰凡感貴以神橫渠先生謂咸卦六爻皆以期必於感  
不盡咸道故君子以虛受人也虛受者卽所謂神之感  
而無意必固我者也

陸庸成曰人之感應未有不從心者心有所感下則動

足上則動口非盡妄也初當艮趾而拇動上當兌口而舌動以明感不從心故皆妄也 洪覺山曰人之一身心爲上思慮次之言說次之拇脢百體又次之皆可言也感之理不可言也得其不可言者而與形體言說心思俱泯焉而後感道盡矣

恒 ䷟ 巽下  
震上

趙汝楳曰男下女者婚媾之禮夫尊婦卑者可久之道故卦名恒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翼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范氏曰諸卦以有應爲吉此六爻相應而无元吉者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之時

故以剛柔皆應而不獲爲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程傳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爲有咎矣恒之所  
以能亨者由貞正也故曰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  
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  
恒也一定則不能恒矣約說曰所恒者又必正道然後  
可行恒而不正則不可以有往矣恒而可行然後爲常  
久之道也可常而不可變可守而不可行豈常久之道  
哉註恒之爲道亨乃无咎也恒通无咎乃利正也各得  
所恒修其常道終則有始往而無違故利有攸往也

張雨若曰常而久方盡恒義不常則久亦無益楊墨只是好新奇不常耳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來知德曰恒者長久也以恒字論左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言立心如一日久而不變也

恒久也恒之義也剛者宜上而上卦爲震柔者宜下而下卦爲巽得其順序乃恒分也風多有不因雷者但雷震則必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所謂相與以動也震動而



巽順以順爲體動无違逆所以可常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唐疑菴曰咸恒俱以剛柔相應獨言之恒者咸取无心之感。有應則有心。恒取有常之道。相應則可常。此四者皆可久之道。故卦名恒也。

傳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蔡虛齋曰。天地以正不著力。天地自無不正也。又不是以正方能長久。謂所長久皆正也。如時行物生。萬古常然。皆其理之當然者。庸何不正之有。

唐疑菴曰天下惟道爲正，惟久於其道爲恒，所當恒道之所在，執一而從之道也。卽屢變屢遷而隨時以從之，亦道也。不久之以迹而久之以道，乃所以善其恒也。道本通達，何所不亨，道本无過，何得有咎，道之所在，正之所在，則彖所利之貞也。蘇紫溪曰彖曰利貞，傳曰久於其道，天下无正外之道也。天地之道與久於其道，二道字相應，不必道之外又添一正字。

汝吉曰天地之道常斯變，變斯通，通斯久，以得其貞常，无息不然。日月四時其較著者耳。恒亨，常之通利貞常之久也。貞而利往，卽終卽始，闔闢无已，天下貞一，常久。

之理也。久於其道，卽天地恒久不已之道也。是道也，經權常變，闔闢動靜，何所往而不可，曰利往不已之妙也。程敬承曰：久於其道，是吾儒學問極到處，故曰終猶言了頭也。學到了頭，生生不已，便是變化之門。此終則有始之謂，攸往之所以利也。

唐凝菴曰：天地之久，自然於道，故先言道而後言久。謂之不已，則其終始循環之運也。蓋天下之事，止于一始一終，終則无所往而不可，恒矣。惟終則有始，循環无端，則愈往愈見其不已，愈往愈見其恒矣。焉得不利。項氏曰：聖人懼復者，以執爲久也。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久。

於其道也明所久在道非執也又慎暗者不知道之所  
在也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利有攸往終則有始  
也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已者止也止則廢廢則不  
久矣

得天者得其自然之理也只重久照不可謂得天故能  
久照四時句重久成變化謂陰變爲陽陽化爲陰也聖  
人句重久道化化其心成成其俗必言化成者正以見  
其久也

程敬承曰天地萬物總不外此恒久之道道不可見所  
可見惟情耳如風雨露雷之相助飛潛動植之相應卽

此是恒卽此是情之可見者也 洪覺山曰咸以觀其  
初恒以觀其終初心者本心也凡人物之心之情必于  
久而後知亦必于變易不二而後定觀恒之義也 朱  
子曰物各有個情有個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  
是非辭讓之情性只是個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  
而頭面却是一般長長恁他這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 楊  
敬仲曰觀其所恒所恒卽所感知所恒卽所感則天地  
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爲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  
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故无所不通无

所不恒天地萬物之情如此

李隆山曰易中諸卦大率兩兩相從合兩爲一陰陽相等則其爲用可以至于久大若夫以異遇艮陰老陽少則爲蠱以兌遇震陽老陰少則爲歸妹不若咸恒陰陽氣等无差此其所以爲下經之首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朱子曰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 蘇子瞻曰雷風非

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能常者以有雷風也故君子法之以能變爲恒立不易方而其道運矣 張雨若曰雷風變也而以爲恒變而有不變者存焉君子體之以立不易方豈膠固以爲守哉時有適然道有本

然隨時變易以從道是乃所以爲不易方也。洪覺山

曰天下之至健莫如雷其至疾莫如風體雷風之健疾不敢自弱以撓於中是所以不易也學者能以風雷之益改過之義合而觀之其功可知已。史繩祖曰雷震位風巽位先震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恒故立不易方益則先巽後震此變動故益遷改可見恒易二象異。

蔡子木曰德之恒者以其知方常知方是立不易方也。恒六爻之戒爲易本然之方初六深而易九三邪而易九四偏而易六五懦而易上六動而易二處巽體天資純粹可以勉學者能久乎中而不易其方故獨曰悔亡。

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洪覺山曰恒之六爻彖意盡之矣有終則始隨時處中以圖其始焉爾矣是故初六始交也浚深也始終上下義有深淺而遽以正應之常責望之過則其勢必有所不行如程子所謂劉蕡之類是也張雨若曰初六之病全在一浚字世間自有理本正而勢上做不通者君子知幾須當審勢自止初與四應本是常理然在初位卑交淺在四又情疎闕不下接又爲二三所間詭口交起此時尚可以常理責之乎初柔暗不識世務而往又



善入故深以常理求之如賈生洛陽一年少而立談之間遽慟哭流涕者浚恒如此雖貞亦不免凶既凶又曰无攸利甚言其不可也小象只就本義在初二字立意言始未可遽求深入也交淺言深凶所自來矣

傳曰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吝者皆浚恒者也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傳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所以悔亡易述九二以中德應五五復居中以中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

中也

程敬承曰悔自內出者也九二初當有悔其內省之疚處正自凶趨吉之介後來補救有方因中求正故得悔  
凶夫久中而止悔凶也以陽居陰之爲累也或曰不言  
吉利者聖學正誼不計功此所爲恒也又曰久中不是  
中中便員通而能恒  
正所謂立不易方者

象旨咸九四恒九二皆以陽居陰非貞也恒之二不曰  
貞而徑言悔凶咸九四不正不中恒九二不正而中中  
重於正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潘雪松述曰葉良佩曰九三處得其位謂宜固執不變然以其過剛不中又巽體其究爲躁卦而當雷風之變志從於上不能自守故爲不恒其德之象郭雍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爲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或進之羞雖貞亦吝貞不爲吝貞而不恒所以爲吝也張雨若曰觀一其字可見德是九三原有的病全不恒上羞之者衆不知爲誰故曰或朱子曰承者猶言人送羞辱與之也

程敬承曰三不言凶而曰羞者以凶害懼之不若以羞辱愧之尤爲激切也且凶害猶可逃羞則內愧已外愧

人无可逃於天地之間故象曰无所容无所容直愧死而已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久便久了而以陽居陰久非其位則久非其道矣恒而非道雖恒奚益无禽之象也 金汝白曰田者震

動馳驟之事故此爻與解皆言田卦有震也 唐凝菴

曰四與初應初陰虛无禽象井以巽初亦稱无禽又況初之浚恒本不相得乎三當恒而不恒四不當恒而恒者也 仲虎曰師之六五曰有禽五柔中而所應者剛剛實故曰有禽恒之四以剛居不中而所應者柔柔虛

故曰无禽

程敬承曰恒惟貞故利往。久非其道。何所利乎。以田爲喻。故云安得禽。約說曰位不當與九二同而休咎異者。中不中之辨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經繹曰常德非常不常其常執常居。非常之常六五

以柔中下應剛中式常爾心從一而終是婦人之貞也。惟婦而吉矣夫五夫子也道在制義乃以順從於人爲恒則失其陽剛之正而凶彭山曰恒以惟變所適爲貞。

五以柔順爲常而不知變則所謂恒者執一而也。豈利往之貞哉。

孔疏五居尊位在震爲夫二處下體在巽爲婦五係於二是從婦凶也。

程敬承曰陽主通變夫道也陰主安貞婦道也故在婦人則從一而在夫子則制義。義者隨時變化之用制義者惟我主裁之意如徒一于順從是夫子而蹈婦人之爲也。故凶。唐凝菴曰恒以夫婦爲義夫柔婦剛其德悖矣。雖謂之恒其德而猶有此分別于此益明久于道之爲變化非精義入神者安足語此。丘建安曰二五

皆位不當而得中者也在二則悔凶而五曰夫子凶者蓋二以剛爲常能常者也五以柔爲常則是婦人之道非夫子所尚也

仲虎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  
能感或承之羞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  
一不通故二爻皆无取焉易貴于知時識變固如此哉  
或曰從一指夫言此是泛論不拘爻義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王輔嗣曰靜爲躁君安爲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  
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爲恒无施而

得也。經釋曰：恒德何常靜正，其常應感迹也。豈謂常哉？震終動極以振爲恒，夫振則何可恒矣？終日馳騫盡而不知其盡也，凶而已矣。吳一源曰：振而不恒，不過一時之失，振恒而不上，亦不至振之已甚，惟振恒而在上，所以大无功而凶也。

總論恒是人<sup>義</sup>德，然要歸于貞，不貞之恒，非恒也，卽貞而不知變，非貞也。初之浚恒，可以爲貞乎？二之久中，可謂之非貞乎？三貞而不恒，四恒而不貞，五恒其德貞而不知變，上振恒動而不知恒，是皆非恒之正者。然貞而不知變，其義爲難知，故六爻之中，三致意焉。讀者當自



得之

陸庸成曰浚於初而震於上者其巽震之本末乎浚巽  
之入也振震之動也三爻爲貞而不恒四爻爲恒而不  
貞五爻則恒矣貞矣而在婦人則是者夫子則否

遯

三三艮下  
三三乾上大壯

三三震下  
三三乾上

陸庸成曰陽大陰小故遯曰小大壯曰大遯之利貞戒  
小人所以爲君子也大壯之利貞戒君子尤所以爲君  
子也王註遯與臨相對者也臨剛長則柔危遯柔長  
故剛遯也仲虎曰遯以二陰之義成卦以四陽之遯  
得名易爲君子謀名卦必以陽爲主

遯亨小利貞

林次崖曰遯亨言遯則亨也本義又著九五當位一意是如何蓋是時小人未有害君子之義聖人恐君子係戀不知去終必取禍故爲此說以喚醒之使知時而遯也彭山曰遯隱藏而不露形迹之意程子謂寧武子能沉晦以免患卽此義也

程竹山曰小人侵迫君子就是不正然小人之害君子亦非小人之福也故以利貞戒之戒小人以无害君子也

吳一源曰遯之義取諸遯之遠逸非退藏也二陰在下

未至於盛而迫陽也。君子遽爾退藏，坐觀陰長，否亂立至矣。豈仁人之心哉？象但云遠小人而已，非退藏也。彖傳云：與時行則不當，退藏明矣。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王註：遯之爲義，遯乃通也。遯而亨者，遯中已有隱藏善處之術，故卽能亨也。剛當位而應，在人事猶有可爲，疑於不必遯者，只是時非可爲，遂乃與時偕行，超然以遯。此其心之遠覽如何，所以亨。質卿曰：遯者，聖人先機應世之妙用，可與達權者道，難爲拘方者論也。如遯而

避之可名曰退。辭而違之可名曰去。惟遜則无頭腦。无圭角。驀然而起。出於事機之外。如一言語一舉動皆識機先。有對面相遜。而无痕迹者。是其遜也。若勢已亟而昂。所以遠之殆矣。殆矣。蘇紫溪曰。君子依乎中庸。然後能遜世。易稱龍德。然後能遜世。遜豈徒爲隱逸者哉。遜而亨。非以退爲亨也。無入而不自得。卽隨處皆亨也。張中溪曰。浸長者如水之浸物。以漸而長也。臨之象曰。剛浸而長。遜之象曰。柔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浸而長者。蓋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朱子曰。惟其浸長。故設戒。令其真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見是他之福。

洪覺山曰二陰雖長而猶未盛故以利貞戒之更進一陰爲否則不利君子貞矣

胡雲峯曰遯與旅之時皆非順境也故本義皆曰處之爲難時在天義在我觀君子所處可以知其義之大也唐疑菴曰君子之遯惟其時能當幾義能引決所以善存吾道也苟誤以當位而應爲可留一失其時則悔之且晚一失其義則當斷不斷禍且隨之矧欲其享其時其義豈不大哉陸庸成曰遯止言時足矣又曰時義之大義者宜也事之制也隨時以遯而得其宜又決之蚤謂之時義剝之彖曰君子尚消息盈虛與時行也而

況於遯乎、識得此義、方知其大。又曰遯之時、遯之義、皆君子處時之妙、哲人先天之大機、豈不至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湛原明曰：天下有山，是陽止陰於下而脫然高上，不爲所凌之義。遯之象也。不惡也者，無大聲厲色以絕彼之迹也。嚴也者，莊敬自持以消彼之邪也。无有作惡而嚴以自守，乃君子之常。非以遠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彼雖上凌而迫之，而遯其不相及矣。此之爲君子之遯也。夫遯者，蚤見而先幾也。二陰方長，未至於盛，故可遠。若盛則已及而不能遠之矣。惡已動而不及嚴之矣。蘇

紫溪曰聖人之嚴嚴於治已而不嚴於治人嚴於其心而不嚴於其迹此所以爲不惡之嚴也夫過嚴之近於惡也其幾希之間乎彼未能爲聖人者寧嚴而已

程敬承曰君子以天道自處曷嘗峻絕小人德方而不露道存而不亢如天道默運於上而小人自止於其下而邈不可干豈非嚴乎不惡而嚴真嚴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不厲不往何災也

洪覺山曰遯以四陽上遯爲義則初六者尾也遯尾斯后時而不可及厲斯災矣然則何以處之曰遯尾非也當尾而必求遯以顯其迹亦非也地卑職微于義尚淺

古之人有行之者潛晦自存處亂世而隱下僚是也往者往有爲也商山茹芝之叟不陷祖龍之筭陳門桂冠之夫不入禁錮之網彼其不往亦何災乎

程敬承曰味本義晦處靜俟四字則知勿往非必退藏而不爲也順時而處之不輕有所爲以露形迹姑有所待而爲耳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本義中順二字要分明中不過時順不拂時有與時偕行之意執之用黃牛之革非必於退藏也二在內卦之中正與小人竝處如柳下惠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



而有堅貞不可移奪之德不以三公易介此所謂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者也游讓溪曰六二固守其志確乎其不可拔而潛隱不露堅乎內而順乎外故曰執用黃牛之革

陸庸成曰遯之最善者莫如遠小人不惡而嚴知此之爲遯則不言遯可矣舜與共驩同朝旦與管蔡共國孔子見貨孟子借驩小人日在前而我自遯得此義者其六二乎二亦不言遯所處不可遯也但論其志耳志之固也小人不能勝我而亦不見我之所以遯此謂不惡而嚴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徐進齋曰係戀也比乎二陰宜遯而繫故曰繫係遯是爲小人私情所牽係而不能決去者夫遯之爲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有所係戀不能遠害故有疾桀將剝剛故有危孫質菴曰疾者行之疵厲者身之危无一可者也惟以此繫遯之道畜臣妾乃可無疾厲耳蓋出處大節與泰養私恩同故可施於彼而不可施於此謂之畜臣妾吉甚言其他無所利耳

游讓溪曰繫戀之久正氣消凶力不足而困憊也畜臣

妾之道豈可以當大事也。大事以出處去就言疾憊連綿字樣以形容其疾之甚也。彼其繫戀處昏昏憊憊如病狂喪心者。然困憊之甚所以厲也。

呂涇野曰：陳寔之處張讓、狄仁傑之處諸武，其畜臣妾之意，然陳讓不足言仁傑幾矣。蓋君子不幸而實世道之幸，未可少之。世之君子有過此時，用此道不知畜臣妾之象，乃以不可大事責其後時者，不得此爻之旨也。

程敬承曰：一說畜止也。下體艮三主止也。柔勿進必馴服不凌剛故吉也。大事謂大畜乾剛以蓋去小人為事。此非三所可能，則係之病也。說亦新而與本義稍戾，姑存之以備參考。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程敬承曰四乾體剛健豈其有所好於小人陰長之時或欲大有爲以救世或欲遠避迹以潔身蓋不無功名之心焉四之遯倘所謂儉德不可榮以祿括囊不可榮以譽者耶此非有剛德者不能絕之以遯故曰君子吉小人否

質卿曰天下之事有斷斷乎只是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此好遯是也君子剛斷小人係戀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程敬承曰遯何以嘉美也凡遯之不美者或露形迹動意氣使小人疑我而我反見害九五剛陽故能遯也中

正故能善遯也。隱處晦迹，以身周旋其間而不失其志之正。陰雖浸長，且柔順中正，以與我相固結。處遯之世，陰不至，剝陽猶得畜陰。凡以此也。匪獨全身名而所關世道者大矣。故曰嘉遯貞吉。舊說以去得早爲嘉，夫遯至九五似不獨以其早矣。玩註疏俱無早意。

郭白雲曰：九五嘉遯，隨而不流，無繫也，無執也，無已也。不事于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游讓溪曰：正志者，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固志者，志士厲行，守之於爲。此乾道坤道之別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潘雪松述曰：最處卦外，無應於內心，無疑戀，超然遠舉。故有肥遯之象。姜廷善曰：四之好，不如五之加，五之加，不如上之肥。肥者，疾憊之反也。劉牧曰：處不逃名，遯而不遯，出不榮祿，不遯而遯也。進退之間，綽有餘裕，何所不利哉？陽亢而无位，則不撓，世累者在遯而疑，則絕无罣礙者也。故曰：无所疑也。唐蕤菴曰：再進而否，不无先否之憂，再進而觀，未免不平之志，安能若是之肥哉？大都下三爻，艮故止之義，勝至三猶係上三爻，乾故行之義，決至上則肥矣。

項氏曰：坤六二无不利，則曰不疑遯；上九无不利，則曰

无所疑也。獨小畜上九君子征凶，曰有所疑也。疑則凶於行不疑，則利於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又非當位之人，所以能超然不以其身處嫌疑之地，而無入不自得。遯之蚤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

游讓溪曰：上九身在事外，所謂无譽于其前，无毀于其後，无樂于其身，无憂于其心者也。何疑之有。无所疑，須知他去的氣象灑灑落落，无一點塵埃染者。

程敬承曰：遯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然四猶有好之之

心焉上九則甘於世外者也噫嘉遯焉至矣

蘇紫溪曰遯豈聖人好爲隱逸哉聖人无心于忘世亦无心于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櫻乎世味唯時而已時乎時乎其聖人之不能違乎今就六爻觀之知時者安故嘉則貞肥則利好遯則吉固志則莫之搖失時者窮故尾則厲係則疾聖人欲人之與時偕行也因若是切也噫有得于時則離世而立固遯也卽同世而居而心無所徇亦遯也无得于時則因時俯仰固非遯也卽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大矣哉 易述曰在下位而不往柳下惠也在內而能固其志者季木子臧也當



遜而猶係者大夫種也乘相好之時而遜者范蠡也以爲嘉耦而猶遜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无憂者四結與兩生也

大壯

三三乾下震上

荀爽曰乾剛震動陽從下升陽氣大動故壯也 王註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爲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章氏乾一也震動於上爲大壯艮止于上曰大畜皆四陽之卦故卦詞皆曰利貞

大壯利貞

洪覺山曰大老陽也乾六陽何以不爲壯也純也惟四陽過中而動乃壯也是以于其動戒之故曰利貞則以其大之動者利于正也不與復臨泰同言亨者彼之三陽在內也噫女之壯不可取剛之壯猶可貞女之壯卽於婚之初剛之壯至四而后言焉聖人之心可知矣

王介甫曰君子之道不壯則不可以勝小人不可過也四陽足以勝二陰可止而不可征故曰利貞雖卦傳曰大壯則止也 丘建安曰遯小利貞小者利于貞也指二陰言大壯利貞大者利于貞也指四陽言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凌君子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

人皆扶陽抑陰之意也。

張雨若曰貞非獨行已之正若有些自恃其壯意便爲不貞而足以取敗慶曆之壯疎元祐之壯激疎與激可不戒哉一卦六爻皆是此意觀本義正固字須知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便至放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於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故本義特下固字恒之貞重正固本恒所有也壯之貞重固正本壯所有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敬仲曰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  
无由見其壯下卦乾剛上卦震動是剛以動也經繹曰  
天德時動剛大以直道義此配天地此塞非以大壯也  
大謂君子大者正非大者却要正大者本无不正也不  
正不可以言大故利於貞邵二泉曰大者壯也壯之  
體大者正也壯之道君子勉於正則大在其中矣建  
安丘氏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于外也復爲靜  
中之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動發于外故曰見天地  
之情至正至大而已

程敬承曰大壯利貞非主防小人也以自完其大者之

本體耳、如存之以待小人之心而過防之、於天地正大之情拂矣、陸庸成曰大壯以剛動得名、不失其剛動之初、便是大者正也、萬物之情容有不正、故止曰天地之情、其性之正者不可見、而性發于情者則可見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子曰雷在天上是甚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爲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爲君子須是如雷在上方能克去非禮赴湯蹈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

程敬承曰非禮非天地之初也君子蓋自有勝之者正  
爲主也正爲主非禮自弗之履不待天人理欲交戰于  
中而后勿之也非乾健之至孰能之故非禮弗履動成  
剛德此大壯之貞也弗與勿較自在些

敬承又曰先儒謂壯以不發露預養爲義非禮弗履正  
所以養其壯於義理之中而有所不輕用也不用壯爲  
貞用壯爲匪貞故貞者壯之所以大也陸庸成曰大  
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无壯大者正也故四陽有貞  
五上无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傳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象旨初九在下先動壯於趾之象雖卦傳曰大壯則止陽止俟陰之消未可遽進故征凶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初九非有凶道也特以其始事不宜卽壯進銳如此何爲不凶故象曰其孚窮也主於必往而必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敬仲曰不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唯言貞陸庸成曰此所謂以禮禠躬善維壯者歟

趙汝楳曰二之能正非但以剛居柔謂其居下卦之中也故不恃其壯而猛進此所謂利貞也聖人於陰陽消

長之故、一陰言女壯、先事而慮、以曉天下也、二陰則陽  
遯、三陰則道消、至於四陰五陰、聖人蓋憂深而意切、今  
反爲四陽、直可爲君子幸、而諸爻多戒勉之辭、唯二以  
中正而吉、非抑之也、愛之也、愛之以養其壯、乃无躁決  
之失、然後陰小不得乘間窺隙、而剛之壯无窮也、秀  
巖李氏曰、爻辭言九二貞吉者、三、此言以中解、言得中  
道未濟、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  
人用壯、君子罔也、

潘雪松述曰、大壯以不用壯爲貞、九三本未爲壯、然重



剛不中在乾體之上過於剛而果於用者小人血氣未除自矜其力而用壯君子理義未純自恃其智而用罔罔亦君子之壯也爻位雖正以壯爲正其正必危如羝羊好進而喜觸羊壯以角也藩籬在前怒角以觸之藩不可決而乃羸其角恃壯貞厲其象如此小人用壯無足怪者君子而亦用罔所愈幾何安得不以罔困乎此有深惜君子使知所做之意 洪覺山曰泉翁曰義理之強无所用其強用則爲強暴爲威猛爲无禮之勇是壯未爲病用之斯病也罔猶蔑視也小人者上六壯極之小人小人用壯而君子乃罔視而輕觸之真正而不

知善用其實亦壯而已厲者將危而未至于危之謂也  
項氏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勸戒備矣又曰貞厲羝羊  
觸藩羸其角恐人以用剛居剛爲得正也大壯之時方  
以過剛爲戒位愈正則愈危矣剛而又剛其剛不能自  
制必至于觸藩而羸角此其所以危也 楊止菴曰纂  
言曰陽盛之時不宜過剛聖人雖喜剛之進盛而猶抑  
其太過以示教戒也 胡氏益曰在大壯其辭危者是  
也此三爻健體而初三皆有戒象二獨有取者以二剛  
居陰又中以剛中爲貴故重之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象曰藩決不羸

尚往也

潘雪松述曰剛以動故壯九四壯之主也四陰位靜體而九居之壯而得正故貞吉乘諸陽之進志在消陰疑其迫也不能无悔正則不極其壯而悔可亡矣

程敬承曰不壯爲壯壯之大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矣壯于大輿之輓大壯之象也輓壯則車強云壯于輓謂壯于進也直前而行无復可禦陽之亨道也 洪覺山

曰不言角趾腓股之類而云壯于大輿之輓者言已无所用于壯也 張中溪曰四以上則震爲大塗羣羊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輿之行全在輓輓壯則大輿由大

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爲夫之決乾之純矣。四爻全重  
一貞字貞只是不恃其壯意。唐凝菴曰四本動主當  
健後而動得動之正矣。故曰貞吉。一僅得健之正四合  
健動而爲壯蓋從容以進必无失錯悔亦爲之亡矣。潘  
決二句正是吉悔亡之象。云藩決蓋羣邪退聽而莫吾  
阻也。壯與有積中不敗之善。陽故稱大也。乾與本可以  
行又有震力助之若與之有輟矣。以此大輿之輟行此  
決藩之塗更何所阻。象曰尚往四居震動之位故以往  
爲尚。夫至四然後尚往蓋乾健震動相配而往也。則前  
此之不當往明矣。尚往全在能貞上來不申下句者兩

象一義也

趙汝楳曰羸角則尼吾行藩決則尚于往積四陽之壯至是而后遂剛其可妄動乎 項氏曰自四以往爲決故爲藩決不羸四本坤之下爻動而成壯故爲大輿之輶輶在輿下者也四爲成卦之爻故稱壯稱大大壯至四猶曰尚往夬已至五猶曰利有攸往蓋剛不盡長柔不盡消則其事不竟故又曰剛長乃終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羣行而喜觸藩請退並進之象也三剛而亢六柔而躁是以有羊觸藩之悔六五柔居尊位以柔道待之是人

皆爲藩以禦羊而已。忽然不覺其无也。有藩者羸其角，羊喪則不羸矣。羸角者无攸利，不羸則无悔矣。然僅曰无悔已耳。其如剛德之壯何也。姚鳳梧曰：以柔居中，何爲不當。在壯言之，則爲不當矣。蓋乘時策業，非優柔不斷者所能爲也。林次崖曰：柔居中，是柔在內也。爲失其內剛也。

項氏曰：四之所決，卽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卽上六不退之羊。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貞厲吉之辨也。大壯四五易位而喪其狼，故无悔。旅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傳

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朱子曰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洪覺山曰不詳審於進退之始及其无據而后知艱焉其亦壯極則變也哉 胡雲峯曰上之壯已極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然三羸角上艱則吉者三過剛必至於自困故可勉之以艱也

項氏曰上六居動極質本陰暗而又好動不能詳審者

也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爲易則不詳以爲難則  
詳矣上六旣以不詳而致咎則當務詳以勉於咎故曰  
艱則咎不可長也此雖教戒之辭然上六亦自備此二  
義居動之極故有不詳之象動極則止故又有克艱之  
象聖人亦因其才之可至而教之臨之六三无攸利象  
曰旣憂之咎不長也二爻皆居卦之窮可以變通臨六  
三變則爲泰大壯上六變則爲大有故皆曰咎不長也  
張雨若曰不詳是壯時病痛艱是處壯對症之藥唐凝  
菴曰以震之驚惧故知艱也咎不長卽是吉非别有吉也  
蘇紫溪總論曰陽壯之日君子有爲之日也然如是可



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利貞之戒，猶惓惓者，惧其進不以正，而其終必至于陵遲而大壞也。吾觀古之君子，其當天下之事，亦多矣。顧陳竇之躁動，則輕而鮮謀；元祐之紛更，則驟而无漸；是壯趾之凶也。用罔之厲也。進退不詳之咎也。王謝之才，僅阻於偏安；韓范之略，不競於西北，是喪羊之悔也。求其善者，惟二四之貞乎。有得於貞，則時靜而靜，守吾之中，以相安於寧，一而不以爲迂。時動而動，運吾尚往之才，以毅然有爲於天下，而不以爲激。必如是而後吉而悔亡也。然其要則非禮弗履先之矣。夫小人之姦，其爲害也有象；吾心之私，其爲害

也。无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蠹，而能去國家之蠹也哉。唐人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余亦曰：去國賊，易去心賊，尤難。

晉

三三離上明夷三三離下

程敬承曰：晉不利剛，以柔而進也。明夷不用明，以晦而明也。何者？晉明主在上，道宜順而麗；明夷暗主在上，道宜艱而貞也。又曰：用壯非壯，故大壯以四爻爲主，不極剛乃壯也；急進不進，故晉以三爻爲主，衆允之乃進也。非禮弗履，壯以理之自勝耳。自昭明德，進以學之自明耳。故二卦之道，莫先自治。

陸九淵曰：晉上離下坤，六五爲離明之主，三陰順從，是以致吉，而二陰爻反皆不善。金賁亨曰：卦內柔爻多吉，晉之道不利於剛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洪覺山曰：康侯者，安民之侯，不言公卿而言侯者，侯治其下也。成功之侯，未免君臣草昧而未定，上下艱厲而不寧。至乎晉則安民無事矣。諸侯以和順得衆之績，上通乎天子，天子亦以柔中之德比而親之。寵錫盛而禮接隆，此所以爲大明之世也。漢上朱氏曰：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

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問三享之勞。晝日三接。雲峯胡氏曰：屯豫建侯震也。康侯坤也。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坤爲牝馬爲蕃衆象。晝日三接離爲日有中虛象。崔憬曰：晝日三接喜其來而親之至也。唐疑菴曰：五爲大明之君，二爲康侯，自五至二歷三爻三接象。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進也。蓋以明爲進也。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明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之義。故曰進也。唐疑菴曰：總一

卦言之則離明出于地上日之斯升進也。以內卦言坤以其順而附麗于大明之君亦進也。大明以五在大之位正見其爲中天之晝日也。此外卦言之則離柔進而上行非復明夷之在下亦進也。然不言明而言柔者何也。自下之麗則見其大明自柔之進則有其明。惟有其柔下以順道麗下何不獲乎。上上以柔道行上何不逮乎。下是以康侯用是道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蕃庶錫之厚也。三接禮之隆也。極言其上下之交進之道也。

明出地上无所不照。當訓清明之世也。順而麗乎大明。

所謂小心翼翼以事一人者、重在順字、順故能忠貞而效職、柔進重柔字、柔故能虚心而禮賢、張雨若曰大明之君、聰察猜忌、尤須順以麗之、故順字重、唐凝菴曰、衆建諸侯、所以安民也、諸侯以安民、見功、其所以奉行明君之德意至矣、此其所爲順麗也、

彖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洪覺山曰、明出地上、日之明、非有加也、以上晉而出于地、故明耳、夫一日之爲也、出之則明入之則暗、向之則明背之則暗、出入向背之間、而明與不明分焉、是故君子之學、在自昭其明德、昭者、昭之也、止于撤其蔽而已、

也不曰求而曰自昭昭其所自明者也 潘雪松述曰  
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  
惟乾與晉以自言之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強至明莫如  
日以之自昭 程敬承曰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明出  
地上則愈進愈明矣自昭明德有日進日昭之意光四  
表格上下自昭之極功也晉之至也 又曰自昭非爲  
人昭也內省於潛以人所不見而昭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  
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居晉下進之始也而上應竊位之九四故欲進見摧

摧處最易奪所守故戒以守正則吉謂守正終必見信于上得遂其進也設有未信亦當義命自安不急人知而名焉則不自失而无咎矣大凡仕進之始豈遽能見信于上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倖倖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胡仲虎曰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非正才柔志剛不足于裕貞與裕皆戒詞也

程敬承曰獨行正與履之獨行願一樣看履之所始真心惟素素外別无以易吾願晉之所始持身惟正正外



別无以奪吾守故均謂之曰獨獨行願所以善其履也  
獨行正所以善其進也獨行有无往不可之意當晉之  
時見摧也可不見摧也可得進也可不得進也可无適  
不可行吾正也程傳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君子之  
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后之人  
不達寬裕之義故以未受命什之若有官守不信于上  
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唐疑菴曰罔孚正與衆允  
反惟初在順始猶无孚五之道故稱罔孚初在下位猶  
未受五之命故稱未受命蓋非初之孚不足亦非五之  
不用初以初在上下未交之位耳惟上下未交故四得

而阻之。惟上下未交。則綽然有餘裕。進退可以自由。故寬裕以俟其進。可以无咎矣。蓋順積而至二。則自然乎。自然受命。四亦安得摧之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王註：進而无應其德，不昭故曰晉如愁如。居中得位履順而正，不以无應而回其志，得正之吉也。受茲介福，卽是貞吉處。王母六五陰象也。六二履貞不回，乃受茲大福於其王母也。福錫自王受自我，豈倖得哉。象曰：以中正也。原其所受也。

程敬承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母者何不用明而用柔柔而以順麗之交孚之極故親之而云母耳

呂涇野曰愁如者上疑五之不斷下防四之見害若司馬公於宣仁是也

陸庸成曰摧如與愁如不同摧自人阻愁由我生然愁亦非怨尤也憂道之不得行也初之貞與二之貞亦不同初恐其未貞而勉之故復勸之以裕二因其本貞而堅之故遂大之以受二得坤道之純以中正者以德受之而无愧也仲虎曰初有應宜可進也而有欲進見摧之象二无應若可愁也而有受福王母之占皆戒之

曰貞吉不以應之。有無爲吉凶。惟以不失在我之正爲吉。質卿曰：大抵仕進不要太銳，不要太順，有摧有愁，皆是好事。若一氣做將去，後來亦少意趣。聖人知此，故有貞之訓。

六三衆允之悔，凶。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胡雲峰曰：三居下卦之上，衆陰之長也。初因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矣。未信而進，其悔在後；衆允而進，其悔乃凶。易因曰：三居順極，可以進矣。猶然不肯遽進，必衆允之然後進，亦以進爲悔，機恐其未免於悔也。經繹曰：初二貞反之身。

也三衆允徵之人也卽貞非衆允而誰其與之不中正  
諸講皆作无德說夫无德何以衆允而悔亡薛畏齋曰  
三居下之上无應于五維持左右者无其人宜有悔矣  
此說妥

張氏曰明出地上猶有權如愁如者柔進上行之義未  
備也初无咎二受福三象曰志上行則進而麗于大明  
矣

傳曰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程敬承曰與衆  
俱進其誰摧之同志有人不必愁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豕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象旨鼯鼠以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三陰欲麗六五大明之君、九四以非類、畏忌羣陰、自疑其往也、晉之時、衆皆以柔進、而四獨以剛、是貞而厲之道也。

程敬承曰：四無貞以進、而固爲貞也、竊高位而欲潛據之、以爲固、雖固必危、本義云：貪而畏人、衆所未允、故有厲也。洪覺山曰：四有二忌、回戾近君而忌其明、悍邪圯族而忌其逼、故晉貴同類也。

趙汝楳曰：晉晝卦也、鼠夜物也、當晉進之時、以九居四、則位不當也。許慎說文云：鼯、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水、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

能先人荀子曰鼯鼠五技而窮張氏曰詩以鼯鼠刺貪此之碩鼠象其貪於進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程敬承曰六五病根全在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但晉道用柔而六五柔德宅尊爲離明主諸衆皆進而順麗故其悔可亡然而不可有心期必也計功謀利一念其爲治道累不小而惟不計失得乃所以无不得也況晉至此時摧者不摧愁者不愁衆允志行而鼯鼠不得竊據其間何失得之有而又何用憂恤乎勿恤者純王之心

吉之道也曰无不利此无意于利而自利者也

胡雲峯曰用其明于計功謀利之私明反爲累矣故失  
得勿恤明道也所以往有慶也

陸庸成曰凡先言悔凶者則所以悔凶在下文如睽之  
五爻正與晉五爻類蓋五之悔全由恤得失之心來能  
勿恤則心體光明矣故小象之往有慶專承勿恤言也  
況五本爲明體惟以六居五故純其心則爲體陽而用  
陰雜其心則爲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王霸之辨乎

因指曰往有慶是解吉无不利一人之慶乃在心之純  
與不純嗚呼嚴矣 易傳曰六五柔主宜不立者聖人



斷之以悔凶以勿恤以往吉以无不利傳又曰有慶是  
四者它卦或得有一二已爲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  
而有之然則不立者其福固如是乎曰主德尚剛健晉  
之主德不尚剛如日之出地天下已服其明矣惟柔故  
明而不虛燭而不察激而不烈固宜其福之盛也孰謂  
其柔而不立哉要之陽位而柔居之又離明在中剛明  
相合而得中乃然爾 經釋曰比取地上有水晉取明  
出地上主坎離中爻故比五顯比而失禽不誠晉五悔  
凶而失得勿恤其義通也

程敬承曰六五離體虛中故其心廓然不以得失累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

未光也

潘雪松述曰傳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以剛而極于進，失中之甚也。故象晉其角在角而進，亢而不已，其明將窮，不能及遠。維獨用于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晉明照天下而維伐邑之用，以此爲正。亦羞吝矣。坤邑象，坤能蔽明，亦所當伐。謙六五伐不言邑，其伐也。公晉則私矣。旣濟九三伐鬼方，其伐也大。晉則小矣。維用伐邑以下，卽畜臣妾之意。極言晉用之无所利耳。

楊中立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

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項氏曰：晉好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以厲言之。四進而非其道，故爲技窮之鼠。上已窮而猶進，故爲晉其角。角亦窮地也。

馮文所曰：初之罔孚，至三而衆允，則无不孚矣。順之至也。五之弗恤，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明之過也。

陸庸成曰：處遯惡後，故尾者厲。處晉惡先，故上者厲。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何也。剛則競進，故臣道貴順。君道貴柔也。

明夷三三

坤上

鄭玄曰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也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被掩抑也  
王世安曰聖人不窮否而窮明夷否之天聖人能爲之也明夷之天聖人之所藏用也弗能爲之矣

明夷利艱貞

孔疏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  
時雖至暗不可隨世傾邪正宜艱難堅守其真正之德  
故利在艱貞 蔡虛齋曰他卦只云利貞此曰利艱貞  
者蓋是時雖守正亦有不得直遂其正者故須艱難以  
守正

彭山曰貞者萬世之常道君子所以援天下之本也用其道而晦其明主于濟天下之難以全吾貞明之體曰艱貞張婁東曰貞則晦其明是也加一艱者人之明出而揚之則順反而韜之則逆故必艱始得貞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程敬承曰內文明至大難是以卦德什明夷之義未可便說處明夷之道至文王以之句方云古之人曾用是道矣下節亦然內文明在內也外柔順以蒙大難妙正在蒙字蒙者明之反不用明乃蒙也大難曰蒙有許

多韜晦善藏 之意此文王所用之道也利艱貞晦其  
明也語意承上起下內難句方入六五爻義晦明而明  
在內卽志之正也能正能字最重大凡內難較大難更  
難處此必非逞才智露圭角者所能也當此時事之不  
可諫之不行直直的以正道持之又做不去所恃默默  
周旋獨有此志耳志在內者也內之明不息故能正志  
此志用之甚苦委委曲曲千難萬難以守此所以謂之  
艱貞此箕子所用之道也明爲地所蔽則晦然明固在  
也未嘗息也當昏暗之世有以用明而明滅有以不用  
明而明全則晦之正所以使之不至息也

汝吉曰明夷時之窮也而道則彌窮彌通者也其當文  
王箕子與紂之事耶內明外順以蒙大難奉昏主以明  
聖拘羑里而卒免也其明夷其艱貞也而道在文王矣  
親遭內難卒正其志不殞身以存道不枉道而遂臣也  
其艱貞其明夷也而道在箕子矣古明夷未有如殷受  
之世古明夷之世未有如二聖人之艱貞者故經惟明  
夷以二聖竝贊於以見時命大謬而至德凝焉至道存  
焉非聖人不能行易道非易道不能濟聖人也經繹曰  
大易皇皇大範洋洋終古爲光卽明夷豈有傷哉胡雲  
峰曰聖賢之於患難身繫斯之會蓋有天意存焉 張

幼子曰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險則爲文王與箕子明而晦也用之以居易則爲蒞衆之君子晦而明也明而晦故全已晦而明故燭物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質卿曰用晦而明是千古蒞衆之法天下之事所以破壞而至于大失人心者只緣用明而明何曾用晦而明智者乃能用晦愚者却只用明章氏曰晦者明之藏明者晦之發辟人在暗處而見外物甚精亦可以識用晦而明之一端矣王註藏明于內乃得明也顯明于外巧所辟也吳一源曰是道也以蒞衆亦以處已常則爲瀆



哲變則爲艱貞。羅一峯曰：蒞衆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而明者以坤養離也。咀得極細。

程敬承曰：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謂君子照物本明而非以明爲明也。用晦而明耳。明出爲晉，君子體之以自昭，昭而明者也。日入爲夷，君子體之以用晦，晦而明者也。出地入地爲時不同，其本明之體一也。故昭明而明大，晦明而明小。君子之明德豈有二哉？晦明妙在用晦。用字體本明而用則晦也。不能用晦則不善用明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朱子曰初尚能飛但垂翼耳于飛垂翼初九明夷之象也去明夷之主尚遠其傷未及早見而遠避斯免于傷也君子于行祿位可无戀也三日不食困窮可无恤也去此而他有攸往不免主人之言亦姑聽之而已其所全者大也 洪覺山曰明夷于飛其傷在外遠不及身情所難見而離明君子獨能見之故其于行以三日不食爲義如賁之初義所弗乘所以速往也食則不可往矣世俗之人知有所可往至于幾微而往如穆生之去于不設醴酒之日雖申公白公不知也其非之也宜矣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有言或諷其迂或議其拘不可

說去之早也 孫質菴曰夫子挑出一義字則知不食之故非惟厄于時且決于義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二於暗主比初稍近視三四五尚遠故傷而未切有夷於左股之象夷於左股左非用事者比夷右未爲切也此時正宜見幾而作浩然決去如極馬壯然則身名兩全而禍可免也未切而救就是速救之速只是一個去得早免於禍卽是吉非謂可以有爲于時也 孫質菴曰穆生謂今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韋忠謂褰裳而避

之猶恐餘波及我皆知用極之義者按象傳曰柔順蒙  
難則順者正處明夷之道也二陰柔有此順德故能速  
於拯救而得其則虛齋分順則爲兩意則以字覺无著  
落或曰以柔從剛之謂順二用初之壯馬以極是爲順  
而得其則也 一說傷而未切國難猶可匡救須用極  
馬壯以佐其急乃吉馬壯謂初九九三陽爲壯健之馬  
籍以濟艱難於萬一也曰吉乃爲之自我當如是濟與  
否弗論也

項氏曰明夷六二用極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  
也渙初六用極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爻辭意在

用字象辭意在順字明以六用壯可以得吉也明夷六  
三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合于爲臣之則故曰順以  
則也渙之初六在下无位避難而自救故止曰順也救  
禍者莫若順達而能順可以救世窮而能順可以救身  
則者道之常也 唐疑菴曰二在明體不言明而言順  
以明方晦也 蘇子瞻曰二五九三皆有責於明夷之  
世者也君子有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極  
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不能  
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  
初九六四无責于斯世故近者則入腹心于出門庭遠

者行不及食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潘雪松述曰昏王在上群陰乘之從君於昏皆民害也。九三以剛德在明體之上志與上應爲君除之故爲明夷於南狩之象。殲厥渠魁得大首也不可疾貞以明克暗以至仁伐至不仁必不得已而動无逞剛欲速之心乃得爲貞貞卽艱貞意也。又曰諸家皆以三與上應以明克暗爲武王伐紂之事須假五年爲不可疾貞之證非也。彖利艱貞釋彖實以文王箕子臣節爲萬世法。

者若以商狩爲牧野之師得大首爲獨夫之誅抑與豕  
首戾夫大抵諸爻皆發人臣艱貞之義上六則用晦而  
明者之反以示戒也 蘇紫溪曰此爻舊說皆謂以臣  
伐君夫南巢牧野之事豈聖人所忍筆之於經以訓天  
下後世哉竊謂暴君在上諸侯效尤大邦小邦姦宄荼  
毒者不可勝數宜鋤殘賊清淵數取其元惡而誅之以  
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湯之伐葛文之伐崇是也不可疾  
貞也頑民之染惡旣深宜以漸而化之不宜以速而驅  
之也 翟中泉曰二是傷可救而救之宜速者懼爲臣  
者怠惰之志也三是害當除而除之宜緩者懼爲臣者

篡弑之禍也

志字多少涵蓄言其志非富天下爲天下去害也今旣得其大首則其志乃得大矣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

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胡雲峰曰上爲暗主下五爻皆君子之明爲其所傷者初二三明在暗外至四則明將入于暗中然比之六五則暗尚淺猶可得意于遠去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而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遜



也。蘇紫溪曰：二在外卦，爲股肱之象。故曰左股。四在內卦，爲腹心之象。故曰左腹。陽左陰右，左股而曰夷，非陽德之亨也。欲行而不得，遂其行也。左腹而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也。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溺也。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迹，所得者明夷之心。迹異而心同也。楊止菴曰：明夷取股腹心意，首爲象，明上下之分也。

當明夷之時，人心唯欲遁而已。苟欲去而不能，則是明夷之心，未有獲也。故四以去害爲獲。明夷之心，按爻辭入字與出字對見，得深處亂朝而傷害不及，雖入而

可出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彖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以柔居尊爲明夷之主而象曰箕子之明夷言箕子以見六五明夷之象也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也免於難則利不失其正則貞 鄧伯羔曰六二中正體離箕子之明也爲六五暗君所掩是箕子之明夷於紂也在難之內而難保其中明知以藏之愚以出之得其正而時不能遷明豈可息哉

約說曰箕子之晦其明者時也權也然其明隱然自在何嘗滅息就是他艱難守正自晦其明處无非是委曲

以全此心之明明豈有時而息哉唯明不息故忠義炳  
朗精忱憤烈迺可謂箕子之貞耳 蔡虛齋曰若其明  
可息則一篇洪範從何處來

程敬承曰箕子之貞艱貞也明不可息故須用晦以存  
之使箕子之明不晦則箕子之身不保而其明遂至滅  
息明一息便不成個宇宙故不可也何者箕子之明天地  
之至明也不可二字甚重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  
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胡雲峰曰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

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爲所夷矣人之明未必傷也卒  
乃自傷而遂隕絕厥命則亦何益之有哉知者亦可鑒  
矣

潘雪松述曰夫厲其明以照四國者自極其明者也自  
極其明必反爲暗如日之初登于天至暮則入地理有  
必然夫人心之明本不可息此天則也二順人臣之則  
故用晦以爲明上六失君人之則故強明而實晦爻象  
不主紂言蓋六五君位明之所以夷者已於箕子之明  
夷見之矣此則言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故不言  
明夷 蘇紫溪曰上六非本无明也不肯自明其德而

胥於晦也用晦而明與不明晦正相反晦其明者反觀  
內照以爲明而无晦非明不明晦者用智逐照以爲明  
而反明爲晦則者不可踰之理君道以明爲則失則卽  
是不明晦

總論建安曰明夷一卦以商周之事繫論上二爻極暗  
爲紂之昏棄五近暗爲箕子之囚奴四與上同體避暗  
就明爲微子之遁去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爲武王之伐  
紂二在大臣之位藏明于暗爲文王之姜里初去暗稍  
遠見傷卽避其伯夷太公居海濱之事乎陸庸成曰明  
夷之時貴於艱貞以自全故義不及比干 薛畏齋曰

明夷之時暗君在上，下五爻皆爲所傷者也。然所居之位不同，則所處之道亦異。以位言之，初无位者也，自二以上有位者，二三與上異體，其情疎，四五與上同體，其情親。其位有不同矣。以道言之，初可以遠去，之智

二守常而經，初通變而權，主於義，四獲心而出，五守正而因，主於仁。其道亦有間矣，皆无傷于明者也。

家人三三

離下睽三三離上

陸庸成曰：家人，人內也。而聖人欲其各正。睽，外也。而聖人欲其相遇。然家人言貞不言凶，既言于貞，不得言凶，以乖之也。睽言遇不言貞，既貴于遇，不得言貞，以泥之也。

蘇紫溪曰：晉卽大學之明德也。而不明則夷矣。家人卽大學之齊家也。而不齊則睽矣。自昭明德防其夷也。有孚威如懼其睽也。張邦奇曰：內離外巽相飛以巽家人之道也。又內明而外巽處家之道也。陸庸成曰：巽德爲巽離德爲明通卦諱言明者以家人非用明之地也。文中子以明齊內外爲義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非巽有齊之義也。金賁亨曰：初三五上皆陽男象也。曰閑曰嘒嘒曰履曰孚曰威如所以責男者詳矣。二四皆陰女象也。爻辭所以責女者略矣。論正家之道當責乎男論正家之化必觀乎女也。

家人利女貞

薛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矣故象曰利女貞

蔡虛齋曰莫難化者婦人家人離必始于婦人此所以欲先正乎內也看先字則男亦在所貞矣朱子曰正家之道須于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林次崖曰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丈夫蓋主家之人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弟夫夫



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唐疑菴曰彖惟言利女貞而彖傳因及乎男者以見女不自正男假而正之也蓋天下惟女子爲難養聖人以刑于爲首功女而貞則男之貞與家人之无不貞可知矣荀爽曰離巽之中而有乾坤故曰天地之大義

邵二泉曰男女交天地之大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正自尊者始故又推本于父母之嚴嚴與正无二義正卽所以爲嚴也舍正而爲嚴則皜皜矣又曰二與三四與五配合則爲夫婦及其嗣續則爲父母夫以帥婦而父道立婦以承夫而母道成各得其職以主其家而一

家有所嚴憚故稱嚴君丘氏曰父母卽一家之君長也  
君長嚴則臣下肅父母嚴則家道齊趙汝楫曰或曰  
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之蠹也竇上下之  
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慢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  
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  
弟恭夫制婦聽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  
一家之父子兄弟正而莫難於一夫一婦正女正者女  
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  
父以身正身以言行程竹山曰男女正則剛柔之義明  
倡隨之義得是陰陽不可易的道理故曰天地之大義

非以象天地也。孔仲達曰：男女正義均，天地道齊，邦國此二語，該全象之旨。孫質菴曰：正家而天下定，不作效說，只以理推之，言天下則盡乎家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孔疏曰：巽在離外，是風從火出。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炎盛，復還生風，內外相成，有似家人之義。故曰：風自火出，家人也。正家之義，修之于近，小言之與行，君子樞機出身，加人發通見遠，故舉言行以爲之誠。言既稱物而行，稱恒者，發言立行，皆須合於可常之事，互而相足也。

汝吉曰火不必風風不必自火出而火之風固自火出  
其言精矣家人風化之本也君子知風之自則反躬急  
焉敬仲曰風化自言行出言行又自心出誠心善道則  
言自有物行自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諄諄告  
語切切防檢也諸子相曰言行止在慈孝友恭義順上  
說言而能行爲有物行而不輟爲有常唐蕲菴曰家  
人一氣而相通者火與風俱以氣用巽與離又近在一  
方風自火出則一氣之流通火之熾皆風之力矣故稱  
家人君子觀此則知家人之正皆自我出惟于吾身言  
行修之而已有物不誕也庸言之信是也有恒不詭也

庸行之謹是也。蓋舍言行別無修身。舍修身別無齊家矣。彖言天下定則推極言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象言言行則反本言之。修身爲本之義也。

初九開有家悔凶象曰開有家志未變也

洪覺山曰初九有家之始。未有子婦專制之責。故其爲道也。不曰正而曰開。開者志正而法度具焉者也。九剛在初其志未變。開之于其始。禁于未變之謂豫也。習于遠斯變之而難矣。初又獨不言吉何也。方將正志求以免悔。而何吉之遽及哉。潘雪松述曰初剛得正有正家之本體。離有先見之明。故能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

之所謂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也。王註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居內卦之中上下皆陽婦德柔順无專成故无遂事。婦正位壺內職饋祀故在中饋。遂者行其志專其事有其功之謂。在者守位而不離也。此六二之道所以貞而吉也。洪覺山曰夫中饋何以盡女貞之事也。采蘋采蘋以公侯奉祭祀爲不失職。大夫妻供祭祀爲道法度小。而至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一家之內。豐儉繁簡各適其情。无有尤恐則非有德者不能故不。

曰順而又曰巽。巽德之制也。唐疑菴曰：二實正乎內之女象所言女貞之利者也。事得專成曰遂。婦以无成代終為正道。不當自遂而當代勞者也。惟二之順故守其閑于前，謹其節于後，事必稟命唱而後隨，一毫不敢以自用自專。故曰无攸遂，巽指五曰以者，在閨闈之中，供饋食之事，以左右其夫而已。卽詩之所謂維酒食是議，乃正位乎內之事也。蓋始以五之正，正乎二，旣以二之順，順乎巽，此其所以貞而言也。張婁東曰：在中饋則門庭之外，非所履也。无攸遂則壺飡之外，非所與也。蔡虛齋曰：此可見婦人之所以為能者，不在于无所不

能而在于能其所能。象旨易象言順以異者三蒙六五以本文之變言漸六四以本文不變言此指所應爻言皆有異象

九二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彭山曰嗃嗃嚴厲聲九三以剛在離體之上治家過嚴而發於聲之厲者也故有家人嗃嗃之象義勝傷恩一時固不免悔厲然猶不失爲正家之吉道也反是而嘻嘻則吝矣

傳云在卦无嘻嘻之象盖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



肆寧過於嚴也。蔡云：嗃嗃言家人至嘻嘻，獨言婦子入尤見非所宜而可吝也。

胡仲虎曰：九三以劄居劄，若能嚴於家人者，比乎二乘。又若易昵于嬖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間乎？故悔吝之占兩言之。

家人骨肉之情最无窮，必須用節。節謂節制防其過也。唐疑菴曰：節以調劑其寬嚴之中也。立於始則爲閑劑，於中則爲節，非有二也。言節於三者，以三在內，外介耳。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洪覺山曰：陽實陰虛，六四何以富也？順以從陽保富之。

道也二不言富何也當事之婦也四則尊矣記曰父子  
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富豈財帛金玉之謂哉果  
然則亦不足以爲大吉矣蔡云禮記云云與陰主利  
之旨不合然禮義生於富足家既富則記之所謂肥者  
亦可致矣程敬承曰富者阜也四順以正位一家康  
阜豈不大吉

胡雲峰曰二曰順以巽四曰順在位玩兩順字婦道盡  
矣二在下之婦也四之位其在上而主家之婦乎方獻  
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刑表帥父道也收藏謹節  
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父母之道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游讓溪曰九位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假之義奏假无言王假有廟其義同也家者天下之則卦之九五陽剛中正正位乎外六二柔順中正正位乎内是王者身端心誠化于家而内外交正禮教不忒所謂離離在宮是也如是則勿用憂恤而天下无不治矣王者之吉也

汝吉曰家難而天下易故王者以恭已正家爲兢兢王格有家則不勞憂恤而自吉矣何也邇可遠也風之自也誠一之能化也吉也古假格通至也感通也語曰王假有廟幽可以治鬼神也王假有家明可以治天下矣

唐疑菴曰九五正位乎外。其家之正不正。恒必由我。此非一闕可以盡其責者。實有感假之道焉。假之者。卽以其真愛相感格也。惟我以<sub>二</sub>牀<sub>一</sub>及感彼。必以真愛應。父子兄弟夫婦交相愛。卽閑與節<sub>二</sub>之間<sub>一</sub>皆真愛所流溢。假道斯大家道斯正矣。然則其所謂嚴者。嚴其分也。相愛以道也。分不定則<sub>二</sub>瀆<sub>一</sub>。卽有愛何所用乎。嚴與愛固相爲用者。楊止菴曰。交者家人交接之常。愛則心相浹洽。交貴愛。愛以聯交。交而不愛。則外以名分相接。而內情義不親。非合異爲同也。九五能假有家。則一家名分定。情義篤矣。故<sub>二</sub>吉<sub>一</sub>。朱子曰。到這裏。方成個家。若家之人有一

之不相愛，卽非家矣。而何以曰有家也。程敬承曰：有家與萃渙言有廟同，不假則不能有其家也。程傳：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爲假有家之道也。蘇紫溪曰：交相愛不止夫婦父子兄弟皆然。楊誠齋曰：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姪爲母，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嬪，其不交相愛乎。或曰：九五何以不言天下而言家。堯之協和時雍，始於睦族，故一家交愛而一國交愛，一國交愛而天下四海無不交愛。此正家

之所以爲大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衆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一家之人初閒之三節之五假之至上而家道成人心孚矣而陽德尊嚴不用威而威儀如恩不掩義情不瀆禮正家久遠之道无踰於此故曰終吉謂始終皆吉猶云好到底也陸庸成曰纔言孚便要威者畢竟治家以嚴勝和也然威曰如則德威非作威也威生于反身身端則不戒自孚不怒而威矣程傳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

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  
故家之忠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失  
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  
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卦終言之

楊止菴曰或曰彖詞以五爲嚴君而上九以威言九五  
以愛言然則異歟曰嚴其義也所以明分也正倫理是  
也愛其恩也所以合情也篤恩義是也家有倫而不達  
理尚恩而不協義乃過於愛而不知嚴又安能正也故  
以嚴爲本而又以德感之又以愛交相處之然後謂之  
治家之道也易傳曰治家在政睦家在德政以治之德

以威之治卽嚴也威卽假也故威愛用別而其道一也  
洪覺山曰平者誠身也反身也反身自誠而一家之人  
無不與服是威之所從著也非聲色之爲之也夫家道  
之成人情未有不意滿而玩忽之者而九剛不然此所  
以能有終也家人之義其善矣哉 唐凝菴曰初家之  
始故言正家之法上家之終故言正家之本家之本在  
身家人之觀望最切毫不可欺反身而觀其所以閑家  
者皆其實有諸己爲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孚則閑之自  
見其行節之自見其從德威自見其可畏卽有不肖之  
心自此潛消矣感假有本家道所由以正也嚴若之嚴



以此豈真以嗚嗚苦其家人哉

程敬承曰彖利女貞固矣詳觀爻義初能閑二能節五能假上能威刑于之道男正尚焉彼二與四不過順之而已順卽女貞也婦之不順失在主家者故家人重嚴君尤重反躬

睽

二兌下  
三離上

程傳爲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爲睽義

睽小事吉

虞翻曰小謂五陰稱小趙汝楫曰卦言小事吉以六五用睽之才不可以大事也程可久云火澤元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孔疏大事謂興役動衆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爲小事謂不待衆力者雖睽亦可陸庸成曰當睽之時而欲圖大事非變革則不可故得三善僅可小事睽之反爲革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睽用大矣哉

唐凝菴曰天下之物不分則分不明分不明則必相侵奪其合也睽也惟其睽也則分明分明則无爭而情通其睽也合也故睽之爲卦也言乎其始之分也

楊廷秀曰物聚則朋睽則孤矣焉得而不窮睽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无爲貴易矣兌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叛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陸庸成曰火澤之睽於動處見之二女之睽于志見之既

睽而不能合者世道人心之睽也必睽而乃有合者天地萬物男女之睽也故以吉則小以用則大

鄧伯羔曰澤與火俱動故睽火動而澤止无睽矣洪覺山曰朱子曰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居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矣家人何以不睽也長中之女與少不同且柔居正故也象旨革亦二女同居而大亨革以九居五六居二大亨者以其正也睽胥反焉所以僅小事吉也

說而麗明言和悅之德與明德相麗也孫質菴曰說與明兼重有其具也柔進而上行重進字有其勢也得中

而應剛重應字有其輔也得中而應故雖不能大有所爲猶可小有所濟張雨若曰豫只是人心和樂便可大事睽比豫多個得中應剛却又只可小事只爲打頭一睽字睽壞了耳然非是三者連小事亦安得吉唐凝菴曰火動而上炎澤動而下注上下遂至懸隔睽也中少二女同在一卦故稱同居卒之有行各必有家故其志不同行又一睽也言其象也言乎卦之情則睽而必合矣以動而下者言則說而麗上之明下之合乎上也以動而上者言雖進而上行以其柔中而應乎二之剛中之合乎下也是以小事吉也何以止於小事也兩

皆柔卦而合睽之主又柔也 汝吉曰小事吉蓋睽之  
吉也抑睽者異也以異而同天地萬物于何不通高平定  
位員方動靜何睽也而細縕化醇合以育物其事同矣  
男女正位異姓殊體何睽也而剛柔唱隨合以成家其  
志通矣萬物芸芸別生分類又何睽也而性情聲氣相  
應相求其事類矣蓋必有睽也 然後其用可

以合而同令有陰而无陽有柔而无剛不合異以成章  
將能行乎正如火澤不睽則胥息而无害耳莫不善于  
睽而三才之大用由焉故易无用不行也易莫妙于反  
對於睽尤見反對致用之妙 蘇氏曰人苟惟同之知

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爲若是必同是以自其  
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  
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林次  
崖曰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兩者之合而爲用也然兩  
者之合原于兩者之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  
用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爲用也合在睽之中不睽則无  
以爲合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代淵曰火與澤混同則有害用不相通則功不成而物  
不濟以明其體位須異而其理須同所謂同而異也

陸庸成曰彖示異中之同象示同中之異處同人則類以辦之處睽則同而異之易之道也

程敬承曰天下无物不以兩濟故彖謂睽自有合異乃所以爲同也天下无事可以獨成故彖謂睽須用合所以化異也

敬承又曰明夷晦而明謂不用明爲明以晦而明也明在晦中睽同而異謂不立異爲異以同而異也異在同中盖君子之同同以理耳理非苟同其不同俗處卽異也同而異自不至乖異不合矣大凡處睽貴合必得其所以爲同者而後睽可合如以異爲異祇終睽耳韓魏



公不分善惡白黑其不分乃分也此同而異之謂也同而異正合異而同之道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與四非正應動而成睽有悔也而與四同德終必相合其悔可亡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 洪覺山曰睽初何以悔亡也心邪而後疑生疑生而後睽至初剛得正无所睽故悔亡勿逐見惡人皆无所疑于其心之故也行者馬也無應故馬喪見惡人无咎所以爲復也夫謂之見未必見也但不致睽疑拒絕之而已見

惡人何以于初也。初隙未開，凶惡未著，故可見也。言自復无咎而不言所行者，睽初未必其可行也。

質卿曰：馬所以行行有不得者，吾不可以求之。人惡人，世所嫉人所共嫉者，我不可不容之也。潘雪松述曰：夫睽之時，人情離矣。斯時也，人分上一毫討求不得，惟自己分上自盡其道，而初九陽德兌體也。剛動而正不起疑妄，兌初而和，不生乖違，故能不以得失動其心。而睽者自合，有喪馬勿逐，自復之象，能不以同異動其心。而睽情頓什，有見惡人无咎之象。

傳曰：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

者由弗絕也是故卽一見而四睽於初合也。

程敬承曰四旣稱同德相應何復指爲惡人以四主睽爲異故也當睽之時須是有合方好就是惡人也不可峻絕他令彼重其疑而甚其睽合異爲同奴在一見。

王輔嗣曰此時顯德自異爲惡所害故見惡人乃得免咎。楊止菴曰傳曰无咎則可合蓋四主睽爲異初見之卽所謂異而同也。

蘇紫溪曰曷言乎喪馬勿遂自復也喪者迹之睽復者德之同跡異而心同故不戒以孚也曷言乎見惡人也惡人雖異於我而其人未始不同於我也同者同之而

異者亦同之。則人將我親。同者同之。而異者異之。則人將我疑。然則小人之睽。君子豈直小人之過。而君子之絕人已甚。亦有咎焉耳。項氏曰。見與迫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見也。若往見則違。勿逐之戒矣。辟咎免於惡人之見咎也。非望其有所行也。

易說曰。見惡人之所以辟咎。豈其爲咎。蓋世道之有睽。皆起於邪正之太分明。而好惡之太峻絕。故必量足以容天下。乃可以託于天下。仁足以養天下。乃可以寄于天下。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潘雪松述曰。三五之睽。雖緣三五之隔。實以陰陽皆不  
當位之故。臣位反剛。剛易亢也。君位反柔。柔易疑也。則  
相合難矣。合睽之道。必能遇主于巷。而後得无咎。臣與  
主睽。臣之咎也。二柔失位。而履中。能紉其剛。迂其身。以  
成吾君。故曰遇曰于巷。洪覺山曰。巷者。委途也。二應  
于五。可以行矣。然而既非其時。又非其君。故其行也。亦  
必委曲以達其正。而後其道可遇。如程子所謂至誠以  
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  
其意。此非剛中達材。未有不以廉謹自速。違戾者。然則  
納約自牖。其亦闕之達才乎。曰睽與坎相似。坎四但能

逢其一路之誠。遇則可以有爲矣。何以爲遇也。猶忽然而遇之。未疑之初心也。

李隆山曰。委曲求合。期于行道以救斯世。惟二以剛中之才。具和兌之性。足以行之。非拘拘小節。狃介避世者所知也。傳曰。所謂委曲者和順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屈已枉道也。唐疑菴曰。二尊五爲主。五親二爲宗。則遇而合矣。而曰遇于巷者。巷取坎爲通象。特非震之大塗耳。未嘗非可行之道也。此亦孔子于季桓子之義也。張氏曰。巷者二五往來相從之道也。二亦五之所求。其位雖隔。其志終通。故二得爲于巷之遇。于巷非遇主之

地而无咎者以不失乎相從之道也

程敬承曰五本柔中本不難遇九二正應何以遇巷也當睽之時志在與主合以濟睽寧敢純任徑直其悃悃款款委委曲曲有投合在尋常軌轍之外者故象之乎遇主于巷耳夫下有巷遇之臣上豈有亢然難下之祐厥宗噬膚所自來矣一止曰无咎者臣盡上應之責也五乃曰有慶者君取下賢之福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潘雪松述曰睽之爲睽以有可疑之迹爲人所疑而自

生乖異也。六三上九正應，何以有疑也。柔居剛位，已本不正，而承乘應，又皆不正之陽，疑地也。疑橫見，生見二之曳，其後也。四之掣其前也。上之天且剝而刑之也。理之所无，見之所有，而見以爲有者，終付之以爲无也。故曰无初有終。胡仲虎曰：火澤之睽，生于動三上之睽，生于見本无輿曳，本无牛掣，本无天且剝，疑故其見如此耳。其見如此，故无初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程敬承曰：見輿曳三自見也。三欲進以應於上而不勝，其猜疑之心自尼而不進。若見其如此者，疑膠成見，見錮愈疑，既而疑亾見什，還爲婚媾，過剛故也。非上之剛。



三亦安能以遇雨終乎故君子貴剛

見字直貫到天

且剗處曰輿曰牛曰人蓋以乘輿取象車以載人牛以引車其人輿中之人謂三也或曰坎爲輿爲曳離爲牛唐凝菴曰坎本爲輿見其曳而不爲之載離本爲牛見其掣而不服其乘皆不可上往之蒙易述曰其人謂三三之天謂上也陽爻故稱天且者未必然之辭鼻者上通之物剗之則逆其上通吳幼清以爲三車曳牛掣而乘車者復將遭上剗鼻之災也

此與本義剗二  
字不合姑存之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洪覺山曰九四何以爲睽孤也四本不爲孤者疑之也

上九則疑甚九四則疑輕疑輕故能一過元夫而交孚  
元夫初也二陽同德交孚相濟其志可行而睽解无咎  
之謂也然必厲无咎者林次崖曰人之相與在无事之  
時則安常處順而釁孽无門處有事之秋則變故橫生  
而風波易起故必危以處之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悃慎  
其舉措以杜其嫌疑則終合而无咎矣 象旨初四皆  
无應而四稱睽孤在下猶可獨立在上不可无輔也處  
无所安比非吾與必以氣類相求爲助故遇元夫謂初  
陽德也質卿以爲喪馬弗逐之仁人也四與初皆陽同  
處體下當睽之時俱在獨立自然求之而遇始之睽而

卒以遇其志交孚无間而且交相厲也故得无咎象曰  
志行也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  
交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 劉呆齋曰初謂四爲惡  
人始相嫌也四謂初爲元夫終相善也故旣喪復得旣  
孤復孚此已不善而得同類之善如此亦明體得麗故  
四能變惡而爲善去睽而爲合也是謂始睽終合者也  
胡雲峯曰他爻睽而合者剛柔相遇也四與初睽而合  
者以剛遇剛也彼此以剛實相交可无咎李太發曰情  
以疑而相睽惟剛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于遇元夫  
而上終于遇雨也

程敬承曰異我者惡人也計詭而疑貳易滋必寬其量以杜其隙故見則无咎同我者元夫也勢孤而讒間易乘必危其心以固其交故厲乃得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陰居陽宜有悔然得中爲文明之體應剛無偏係之私其悔得亡則于已无憾而睽有可合之道厥宗噬膚所以釋五之疑而決其往也往則必合夫何咎合睽之道去間與疑五无悔而後往所謂孚以發志也厥宗謂二也五柔居尊須剛德以濟天下之睽故視二曰厥宗二依五以爲主五親二以爲宗同心相倚之

機其合也猶噬膚之易一噬卽合而入之深非以私比而防已應者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見合故有慶也敬仲曰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六當先往

趙汝楫曰爻止言何咎釋遽許以有慶者睽異之時患不得合耳五能下二二必能承五剛柔得合人情可以大同慶譽可以大來豈止何咎而已哉 汝吉曰四言志行大臣者以得人合睽爲其志也五言有慶王人者以得人合睽爲其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丘建安曰上本與三應不孤也睽極而疑生不孤而以爲孤故亦曰睽孤約說曰三見上疑也上見三疑之甚也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然疑極必解睽極自有復合之理故三有終而上遇雨吉也

胡雲峰曰三之見二四或曳或掣疑也上見二四之於三或載或負亦疑也三疑而見上猶以爲人之有傷也上疑而見三則以爲豕且以爲鬼矣始疑爲豕理或有之及其甚也无是理而以爲有矣見其爲豕爲鬼而張之孤疑也後說之孤疑漸亡矣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至是則疑盡亾而睽可合矣。潘雪松述曰：上四皆言睽孤者，四无應，故孤上有應，自猜狠而至於孤也。本與六三正應相從，以六三居二陽之間，有疑迹，遂生疑心。見三如豕之污穢，背負塗泥，若將浼已而不可近，又見六三所載之輿爲載鬼一車，若將崇已而不可與爲類。豕猶有之，鬼无形而安可載，疑情所結，怪妄竝生，故先張弧欲射之，而六三正應乎上，其誠終著，故後說弧而不射，則疑少釋矣。旣而大釋曰：六三非寇我而從不正者也，乃守其正而與我爲婚媾者也，往而從之，必得其和，陰陽和而爲雨，則疑釋見亡，睽者合而吉矣，故曰遇。

雨之吉，疑亡也。敬仲曰：明天下人事，本自昭明，本自無事，徒以剛明之過，因迹致疑，因疑積意，遂至于此。極群疑釋，則本自無事，初無可言。洪覺山曰：豕陽物，鬼陰物，塗澤象車中，堅象雜志，有烏鬼車載百鬼夜遊，爲崇之事，言非三實有之，爲上之明極多疑。若見而有之也，惟其若見而有之也，故先張之弧，視于我爲仇敵，然惟其非實有之也，故後說之弧，而婚媾正應，又將自得之矣。睽極則合，陰陽和則雨，此羣疑所以盡亡而終吉也。唐凝菴曰：一卦中莫難合者，無如三上矣，而離明之極，群疑盡亡，其最難合者，皆合一卦之睽，無不合。



矣故諸爻皆稱无咎而此則稱吉也

紀聞曰始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過於明故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惟天下之至明爲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雜然而疑其後渙然而釋張雨若曰羣疑亡要模寫許多疑心

一時盡釋景象此非三之心无可議安能如此哉朱子曰孔子不說象見豕此等類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吳一源曰上九睽最甚者剛之極也何以合之惟其和也天地之氣和乃雨負塗載鬼之疑和乃什喪馬勿逐和以回之不爲見

惡人和以容之不爲浼。遇于巷和以委曲通之不爲枉。雖曳且掣心無間隔。雖天且剗心無疾怨。終不忘其回之通之容之之道。蓋求合之勢愈難。而和其心以善其道者愈至。茲道也。惟明者得之。故曰說而麗乎明。燭出說和之善也。柔而中者也。五得之以居上其合睽也。若噬膚所以往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彖傳言睽物性之定分。六爻言睽物我之私嫌。睽者乖異不合之名也。然六爻之中。初則自復。二則遇主。三則有終。四則交孚。五則噬膚。上則遇雨。无一爻睽者何哉。以諸爻能去其乖異而致同焉耳。

唐疑菴曰凡睽皆起于陰遇皆先于剛初四兩剛則孤于失位之剛而得之得位之剛故二五三上僅稱相遇而兩陽遂至交孚三上失位而難合二五得中而易合大都易道之貴陽貴中也至于睽違之世得其主猶未遽應雖遇其配猶未遽合況非其主與配乎

游讓溪曰睽合之迹物理之常聖人言之詳而詞之複者豈无意哉自古叛亂之禍萌于睽阻篡弑之罪始於猜嫌故聖人深明睽之必合而誠之不終誣者所以勸忠也君子不幸居危疑之地負睽離之罪惟有貞信不貳以理自固俟夫天之終定而已昔周公居東二年卒

致反風之應。郭子儀解兵避謗。竟成單騎見虜之勲。遇雨之吉。群疑亡也。豈不信哉。

程敬承曰：君子以同而異，實欲合異爲同。我有異意，則人有異疑。疑且睽矣。是故元夫可孚，惡人亦可見。厥宗可合，曲巷亦可遇。不以同異起見，不以意見生疑。卽暫或見輿，見牛，見人，見豕，終必疑化爲信。睽還爲合，而遇雨矣。此君子所以貴同也。歟。

蹇

三三

坎下

解

三三

坎下

震上

程敬承曰：蹇解俱從坎生，而坎下有艮止而不前，故爲蹇。坎上有震動而能出，故爲解。蹇但可來不可往，解則

來往皆吉而利西南均焉者取致養意。陸庸成曰蹇莫先於已。故反身修德。解莫先於民。故赦過宥罪。

程傳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爲蹇也。張邦奇曰屯與蹇相似。然屯動乎險中。以初爲主。利於初而不利於上。蹇見險而止。止極必濟。故初宜待而上言碩。二卦上爻皆陰柔而功效不同。以此。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見險而止。與彖傳能止不同。蓋此以時勢言。彼以所能言。蹇本以見險而止得名。然不可終止而不思所

以處之。但貴據得其地。資得其人。行得其道。有此三者。蹇无不濟矣。西南東北以勢之順。逆言非必拘拘於西南東北也。見大人指在下之大人。伊呂之徒是也。貞者仁義之師。湯武之征是也。

潘雪松述曰。蘇氏曰。艮東北也。坎北也。難在東北則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處蹇之時。必決擇其利與不利。曉然勢之可否。見可而後赴之。難之所在。往益難矣。故言利西南不利東北。大人指九五而利見之者。上六也。五剛正中。上柔正位。而從之難。由正濟故貞吉也。又曰。利西南利在出險也。不利東北。東北險地。當止勿往也。卦以

九三艮止成義而濟蹇之主方在大蹇之中出險至上  
六而始濟則盡脫東北險地矣蹇與解皆言利西南可  
以想見其義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  
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  
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險在前只是勢不得進可止之機也易述曰止者退而  
反身之意見險而能止謂陽本務進能與時而止也斯  
其所以爲知知者艮之光也陸庸成曰蹇以止爲智  
非不往也止之中時用出焉置身于事外而居靜以觀

動乃可以審衰旺之形決徒違之準畫張弛之略故曰  
蹇之時用大矣哉。洪覺山曰屯困蹇皆有難義屯水  
雨始生而難通困澤无水而以窮蹇則水在前而難進  
難進知止止非不爲也艮道光明見險而不妄爲之謂  
也。經繹曰蹇卦于蒙反而義與需合蒙貞坎內險外止  
則中晦昧而蒙蹇貞艮見險能止則中光明而知需險  
在前乾恒易知險而不陷其知也大矣蹇險在前艮篤  
實光明勿之有陷焉其亦知矣哉然蒙順而蹇逆需可  
需而蹇在難則二經異占焉雙湖胡氏曰睽取目有所  
見義重離在前也蹇取足不能進義重坎在前也



金汝白曰：蹇有大小，一身一事之蹇，時未至則宜止者也。若天下國家之蹇，大蹇也，身當其任，宜求濟之道，豈止也？故以見險能止，示處險之道，以有功正邦，示濟之道。謂之險，見是未入險中，知幾而止，故爲知有功。邦兼二五言。

紀曰：見險而止爲知，而六爻皆言往蹇，見其但可來，不可往也。然卦復言利西南，利見大人，若必有所往者何？蓋往而有險，不可往也；往而得中，往而有功，亦不可往耶？陽進居五，西南之地，得中所在，當止之所也。舍此不往而退入於艮之東北，則陷於險，而其道窮也。益

見往西南之爲利也。大人者五也。貞者正也。五以當位居正。而是五爻者爲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一正身而可以正邦。此謂貞吉。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當蹇之時。土宇分割。僭僞比肩。邦之不正甚矣。廼英雄首事。而倡大義。持大信。以激人心。收人望。則反側可安。混一可圖。故能正邦。象肯往。謂在上。以解體。反對言之。解曰。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坎往而在上矣。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於上也。此曰其道窮。三之陽。止於下也。趙汝楳曰。吃於言者曰蹇。跛於行者曰蹇。非不能行。不能言也。捷於口。則期躁於進。則僵仆。徐行緩語。雖難而

亦通君子之處蹇亦然始而不審冒險以前固有陷溺之憂儻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則終不能出險其與陷溺者等爾九五往而得中上交往而有功君臣德合協心以圖濟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固有不一于正聖人之用蹇者其大有如此哉

顧象齋曰蹇之時必擇地而處擇人而任守正而行如此然後得濟蹇之道甚矣蹇之未易濟也其時用誠大矣哉時用與時義別時義者這時應有的道理時用者這時合用的方法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程敬承曰傳云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爲險阻之象故爲蹇而教以反身修德何也朱子曰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反身修德其所以行也反者往之對也大凡前面行不去未有不退而反轉者反非却步也還反此身何故受蹇把生平盡行檢省把生平不到處盡行刮剔毋使此身本完之德有一毫敝壞是謂反身修德德修則在在可行矣敬仲曰懼已德之未善也懼已德之有缺也懼已德之有違而致此也則修焉不敢怨天也不敢尤人也張簡曰雲漢宣王治蹇之詩也唐疑菴曰反良之躬常次之德故曰反身修德易述

曰處難之道有三、在屯濟以動、故曰經綸、在困濟以說、故曰遂志、在蹇止于善耳、故曰修德、屯志在救民、困志在善道、蹇猶可須也、用事舒迫、相已進退、而酌成之、也、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象曰往以坎言、來以艮言、趙汝楫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於止而不行、終於止、何譽之有、唐疑菴曰、下三爻皆以止爲知、譽獨歸初者、初在見險之始、當止、卽止、故也、

李隆山曰：奪入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失，爲後代指笑者，有間哉。質卿曰：士君子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及上下治亂去就離合存亡之間，凡情之所不能通，理之所不可化，勢之所不可禁者，皆蹇也。斯時也，措足足難，措手手難，下口口難。第一要審察往來，若不審情不度理，不察勢徑往赴之，必遭陷敗。惟回心寧耐，始有商量。始有處置。蹇庶幾其可濟也。所以蹇諸爻，只貴其來，不貴其往。初方入蹇，所以往則蹇而來。

則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楊誠齋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惟二五不言者二爲王者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誰當其任乎。唐凝菴曰蹇蹇猶言坎坎也二艮體原不在險因其以君之蹇爲蹇剛割其所以濟險之道而夙夜靡寧志將捐軀以殉之豈知有躬哉不言往來者不以往來二其心也艮不獲身匪躬象初以來爲譽二以蹇蹇无尤有位无位之分也薛溫其曰二責望旣重難難相仍盡瘁正邦事不一途故曰蹇蹇。潘雪松述曰沈存中

云主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也二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雖蹇未可濟蹇時難圖而相機違會觀變俟時王輔嗣所謂執心不回志匪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蓋以六居二柔而得中義不避難知不犯難知與忠而俱盡者以圖濟也 胡雲峯曰他爻戒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蹇不言吉凶者天下事固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也王臣蹇蹇二句存疑要作一句說言王臣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正孔明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不必作原其心說甚安程子曰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由所以



勸忠盡也。非曰事已不濟，特恕其才而不尤之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易述曰：二在內卦，應五爲王臣，方蹇其蹇，志濟時艱，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內卦？惟三爲剛明，有濟蹇之才，二政欲附之，以求濟，因其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爲，自不陷于險矣。故曰：得其所安，象曰：內喜，正謂二陰之利于從陽也。王註：進則入險，來則得位，內卦三爻，惟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內之所恃，故云內喜之也。唐凝菴曰：三本成卦之主，故內之喜，喜三四之連連，三上之志，志三三信解難之人哉。然則三之反，非忘五也。有待而

進止之所以爲知也。內之喜者，非但喜其來，亦將因之以得往也。

程敬承曰：若云來反，只安於故位耳。六四何以曰連三，合力以濟。陸庸成曰：凡陽主才，陰主謀，故陽必就陰，恐恃才而妄也。陰必連陽，恐過謀而无能爲也。陰爲內，陽爲實。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易述曰：六四本柔而在險體，故往則愈蹇，不往而來則連於九三。九三剛實，四牽連之，共濟五難。當位而又得濟之實也。處險難，不以剛實濟之，柔者安得濟乎。陰本

虛來連于陽則實。唐疑菴曰：四力柔，非連三，無能爲也。然四何以言連也？四在互離之中，於上下二陽兩麗之，有連象，當位不重，重實字，是有濟蹇之實德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一陽陷二陰之中，大者蹇也。處蹇之時，獨在蹇中以當世難，天下之蹇皆其蹇，故大焉。朋來者，朋自外來，而非取必于正應，以蹇足之時，君臣之分未定也。大抵天下之大蹇，非陽剛中正之主，莫能任，亦非陽剛有爲之才，莫能濟。九三陽類，三來則衆陰附之，大蹇可濟矣。鄭剛中曰：諸爻皆以來爲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爻之來自外

反內也朋來之來自下趨五也夫同德爲朋昔之往而  
蹇之也以時未有任大蹇者至是當險難輻輳而來曰  
朋來卽所謂利見大人也

洪覺山曰不言中道而言中節者遺大投艱非有剛貞  
之節未有不艱難而中沮者故中節者朋來之由也

唐疑菴曰四一連三則來矣陽與陽爲朋故曰朋來况  
諸陰亦无不來者乎王伯厚曰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  
朋也渙其群退小人之僞朋也陸庸成曰坤曰西南

得朋蹇之利西南以五爲義故曰朋來解以四爲義故  
曰朋至惟朋來而來譽來反來連者皆往有事矣自非

中德之操持在險愈堅而豪傑何以嚮應若此。上所以奏碩功而利見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已在卦極當出險之時若不得濟蹇之主事之往猶蹇耳。惟來就九五合朋來以成出險之功則碩吉也。利見大人申明來碩之意彖曰利見大人貞吉此爻得之。

趙氏曰蹇之道阨塞窮蹙上當出蹇之時得陽剛之助阨塞者解窮蹙者紓有碩之大象故云來碩吉何曰一卦惟上六爲吉者上應三比五居坎之上卦之外蓋蹇

極而通矣。

象首碩指三之陽大陰小不言大以別於大蹇也故曰志在內孔疏志在內也者有陰在三是志在內也應既在內往則失之來則得之所以往則有蹇來則碩吉也貴謂陽也以從陽故云以從貴也從貴與比六五同

總論孫質菴曰蹇卦六爻自二以外總不宜往自上以外總不言吉初三无責任宜見險而能止六二有臣道故宜冒險而竭忠連陽剛以共濟見大人以成功四與上陰柔是也五則延攬英雄以夷大難而天下之事濟矣

汪咸池曰當蹇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者義也五爲君得人以濟二爲臣致身以濟三之反賴柔以濟四之連賴剛以濟上之見而碩從君以濟初非其時待時以濟 蒙引曰大丈夫不幸而當蹇之時一卦六義足以應用是善用易也非以見險而卽止已也